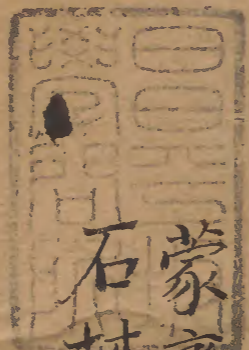


裨海

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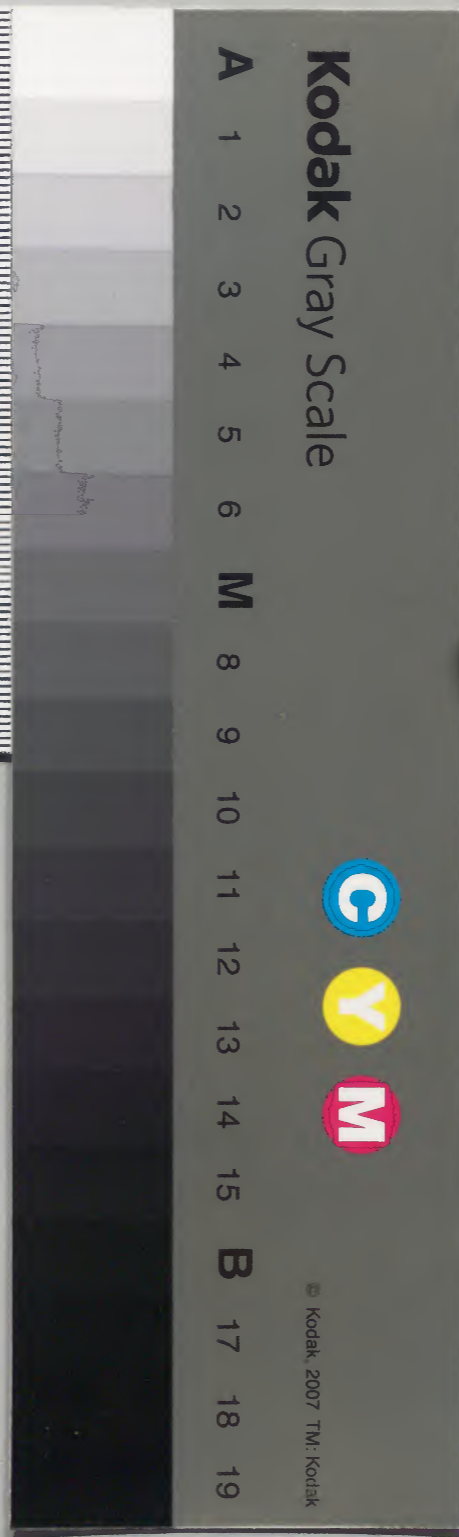
蒙齋筆談  
石林燕語

上下  
三

漢書門			
三	一	五	七
冊	架	函	號
一〇〇	二	四	六

內閣文庫			
三	一	三	漢
七	〇	一	書
〇	函	〇	冊
二	〇	五	號
〇	架	七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 52 )		
函號	370	44	



蒙齋筆談卷之上

宋湘山鄭景望著

明會稽南濬校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  
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

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

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官即問卿來得無

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

篇帝使誦之曰便休落冕會杯酒更莫猖狂愛做

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

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  
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  
不許適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  
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僊魏公  
亟袖以聞遂得謝政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  
其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温公陝人  
閑死爲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  
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  
勵之與指嵩山爲仕途捷徑者異也

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曆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  
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兄事之既老謝事居里  
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卽徑山澗  
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  
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  
不果徃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范文正知錢塘  
亦重其爲人會皇祐大饗明堂亟請召岐公爲三  
老以任叅政布及簡爲五更不報簡猶後岐公三  
四年卒幾九十雖無甚顯蹟然能善其身終始岐

公未嘗輕與人獨重簡爲契友亦必有以取之矣  
士大夫處世何用事業赫赫在人耳目若必求此  
將有擾擾用意營之者若是安得自適於休靜無  
事之地或不免累於仕而不能去余家先世與簡  
有素今日客有自徑山來言苜蓿田問之兒子多  
不知其詳乃爲語之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  
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  
檻窗牖皆用灰布期旣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

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  
一口李寔暴疾死而還寔具言寔官初追正以骨  
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寔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  
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  
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旣白寔官而下所抱文字風  
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尚  
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  
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  
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

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  
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  
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  
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  
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恠特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  
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文潞公洛陽居第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  
其旁美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童數輩肩輿  
與賓客姻戚共遊無虛時旣罷遣聲妓取管籍十

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  
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  
猶若有少勞者杜岐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  
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  
與編民不遠者老猶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  
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  
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黜之者或  
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  
各適其性然亦必自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

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爾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爲是言固不韙矣然余自不以爲疑曷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

說而苟知學孔子者皆能爲是言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其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略無所襲獨超然知顏子之用心若唐人之爲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中幸中必有乖忤未能如習之坦然至到蓋二人之爲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諱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爲是者將以有爲今之爲是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蓋以詆佛

老意謂絕仁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  
區區以孟子與荀卿楊雄爲辨則已下矣故曰未  
至習之學出中庸而不膠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  
道自孟子推之至於子思子思推之至於孔子合  
於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顏子之  
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曾無足議而退之  
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膠其言二人要不可偏廢  
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  
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合處亦追跡述

之無甚愧唐人記習之退之姪壻似不肯翻下雖  
退之強毅亦不敢屈以從已弟子之者惟籍湜輩  
爾近歲無能知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此與其  
文辭子瞻兄弟不復言甚矣學之難也後必有與  
余同者然後知余之言不謬

凡人之生不過出入二途讀莊周達生一篇使人意  
蕭然真若能遺其形者出所以接物也入所以養  
已也周設爲單豹張毅二名蓋寓言張毅張而與  
物敵其走高門縣薄固然單讀也讀當丹朱之丹

豹以其文避患而虎食之亦言有其類之賊於內者禍必不在外也則有心於出入者均不免於有累不若忘其形而養其神忘形則能遺生養神則外物不能干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聲色臭味是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枯槁沉溺之過而反以自瘠者也是以其說不以能棄事爲貴必使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無與役於外而形不勞矣不以能遺生爲難必使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無與累於內而精不虧矣形與精相爲表裏者也形前則精後

二者合而與天爲一則區區滯於人者亦何足言哉夫然則不獨善其生而已雖死可也故繼言合則成體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散則成始易所謂游魂爲變者是也生則自散移之於合而成體死則自合移之於散而成始是謂能移此與天爲一而非人也老氏論生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爲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支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非與老略先後其言入



特謂之解老喻老必不謬吾爲老氏解特取之此章先言出生入死蓋爲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徇之而死其類雖不一而自少而壯自壯至老無非動而之死地者同以是形也愛之固已失委之亦非是不求其精而求形未有不爲單豹張毅者也孔子與子貢子夏言詩皆曰起予而謂始可與言詩已矣至於顏子乃曰回非佐我者也於我言無所不說吾然後知顏子之異於諸子也夫道不可言言卽非也言且不可而况有所不達而

至於辨乎然此非理之至到而相與造乎忘言之域未足以語顏子於孔子旣知其高可仰堅可鑽又見其變化而在前後者雖其欲從而不可及亦能名其所謂卓則顏子之於孔子蓋無不得矣特至之有深淺爾此孟子所謂具體而微者夫如是苟不言言之未有不當於心則安用於言乎及他弟子言而能聞者文章而已性與天道雖言之而不得聞則吾何從可以與之言夫閉其所不得聞而開其所能聞則雖言固將有疑而未遽達者幸

而或中固孔子之所喜而樂與之言者也起予與  
非佐我於是乎辨莊子記孔子見溫伯雪子而不  
言子路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耶孔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  
矣此意正可與顏子之事相發溫伯雪子亦寓言  
也溫而曰雪固妙矣彼見之可以不言則吾聞之  
亦可以皆說然孔子以不容聲而不言顏子以聞  
其言而猶說茲顏子之異於孔子者也故繼之言  
步趨言辨之同而奔軼絕塵之異正於交一臂而  
失之乃子張子夏則所謂諫我也似子道我也似  
父者歟

張芸叟侍郎長安人忠厚質直尚氣節而不爲名前  
朝人物中殆難多數元豐中有事西夏五路並入  
時廟議經營久既有定策欲一舉遂滅夏五路帥  
鄜延种諤環慶高遵裕涇原劉昌祚其二人河南  
王中正熙河李憲芸叟爲高遵裕機宜諸軍皆聽  
遵裕節制師出旣無功遵裕坐貶有得芸叟軍中  
詩上聞者坐謫謫監彬州酒余先大父魏公適

爲湖南憲傾意待之芸叟意感激自是以兄事大  
父終始不少異故先君與諸父皆得從其游芸叟  
好古博學喜爲詩然皆有思致緩而不迫非徒爲  
矯忿者初謫時言五路事者其賓客各自爲主不  
同芸叟每折之以故人皆不樂會道中聞蛙聲乃  
有詩曰一夜蛙聲不暫停近如相和遠如爭信知  
不爲官私事應恨踈螢徹曉明荆公見而笑曰舜  
民此語不爲過崇寧間以黨籍廢居長安關中人  
無貴賤以爲父師余季父官鄜州特往過之始當

國者欲逐元祐人召其腹心數輩更相排擊略盡  
已而當國者自衰復爲召致者所攻芸叟因言事  
苟不以理相乘自應爾指其壁後題字曰亦嘗見  
吾扇詩乎季父趨視之則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  
時用秋來挂壁間却被風吹動其詩大抵多類此  
夜與掇等語不甚悉其爲人前輩風流日遠後生  
不可不少知因爲道其本末大父在湖南年纔六  
十餘求宮祠歸吳下芸叟有送行詩先君嘗使余  
謹藏之後爲兵亂亡去偶記其全篇附之還持使

節請祠真便作吳江漸退身憑軾幾州蒙惠愛歸  
裝一味是清貧相思欲控棊高鯉卜宅須邀李子  
隣不是薦章論再起朝廷自重老成人吳下有乘  
魚橋云棊高生登仙處故有控鯉之句云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  
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  
夫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  
也

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  
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  
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  
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  
楊旼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卽僞招降之說  
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  
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  
執於座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剝其腎腸  
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待制  
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圖忽仆於園中家

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  
三日竟卒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  
誌其墓夫爲將不得已而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  
得辭然旣已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  
物者所不得私也希範起盜賊其殺無辜亦已多  
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兵興以來士  
好功名如杞所爲而有異聞者聞有之余未敢以  
爲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予出入兵間十  
餘年所將幾十萬所平治不爲不多非特不敢爲  
杞之爲固自不敢萌於心慕府偏裨數有以音策  
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幸無憾不然  
旣有希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

莊子記孔子於藏書往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  
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老聃不許乃  
緡十二經以說此段人多不能了貴言傳書周嘗  
論之矣藏書者欲藏其言而廢書也然往周室則  
孔子之志忘乎世者猶未定也故與子路謀凡論  
語載孔子與長沮桀溺晨門荷條之徒言皆命子

路未嘗及他人弟子蓋子路勇於有聞欲行其所  
知故以激之今周亦云達此意矣言**聃**免藏史歸  
居者子路以**聃**亦忘世而忘言者也故曰往因焉  
欲因**聃**以定其說也老**聃**不許**聃**豈真枯槁無言  
者哉是故孔子復緝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  
經爲春秋是矣莊周嘗兩言春秋一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一曰春秋以道名分周  
於春秋知之亦深矣老**聃**以爲太謾而問其要則  
以孔子爲不喻其意欲其出而經世也故孔子復

以兼愛無私爲仁義者對**聃**復以兼愛爲迂無私  
乃私謂春秋之作欲利天下而愛之使是非賞罰  
一出於公然不知有爲之之迹則若建鼓而求亡  
子反所以亂人之性也乃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  
仁義固存於其間雖爲春秋而無害大旨以聖人  
之道在有心無心之間蔽於有心者緝十二經固  
不可蔽於無心者雖藏書亦不可仁義無心於爲  
則順人之性有心於爲則亂人之性老**聃**之免而  
歸居藏書不足以言之故復以**輪扁**與**齊小白**之

論終此於五千言之所以作也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間乃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有主是寺者復以木倣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自不能廢張耒更謫彬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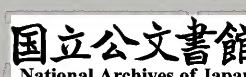
穿水透本無竒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祠子昂有陳捨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子貢告漢陰丈人以桔槔忿然作色曰有機械則有  
機事有機事則有機心子貢懼而驚孔子以為假  
修混沌之術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知其外  
混沌之術云者謂上古之世也執古之道以御今  
之俗則混沌之世亦何必然哉惟漢陰不能察此  
是故一拂其意遂至於忿然作色則是非之辨已  
役其外而喜怒之情已亂於中矣是以區區以抱  
甕為是終身役而不自知其勞也師金管語顏子  
以子曾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漢陰而  
知此亦何傷於桔槔哉明會稽商濬校

嚴陽尊者嘗問趙州不將一物來時如何州云放下  
着曰既不將一物來放下箇什麼州云放不下時  
却將取去余讀莊子記南榮越見老子瀛糧七日  
上更已也下斤也下日也下也下也下也下也下也

蒙齋筆談卷之上終





之俗則混沌之世亦何必然哉惟漢唐不能察此  
是故一拂其意遂至於忿然作色則是非之辨已  
役其外而喜怒之情已亂於中矣是以區區以抱  
味此亦何難哉  
人之所非非人所姑熱心不歸罪於人冀創而

蒙齋筆談卷之下

宋湘山鄭景望著 明會稽商濬校

嚴陽尊者嘗問趙州不將一物來時如何州云放下  
着曰既不將一物來放下箇什麼州云放不下時  
却將取去余讀莊子記南榮越見老子羸糧七日  
七夜至老子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曰唯老  
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瞿然顧其後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嘆  
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吾謂此言與趙州正

冥合夫謂不將一物來已將一物來矣南榮越不知有何事至贏糧七日七夜無乃大氣急生宜老子之厭其人多也莊周寓言無實然亦善爲戲矣之人也命之曰南榮越夫南矣又榮焉走而侈者失與之俱而方自楚來其挾何止三人乎老氏所告曼衍不可捕詰然彼所謂忘吾答而失吾問者疑亦有憫然而得於中者也

莊周言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自得水爲鬩而不一二數之無不皆然此言兼載列子莊周書有關文人

謂之多不能解得水爲鬩上自有繩爲鶉一句其義始可通不若列子之全也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爲百合麥之壞爲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真精之極因緣而有卽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此今雞伏

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爲  
蛾蓋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蛾也由  
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要自有必至者后  
稷履人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真實語金光明經記  
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  
信不及爾

常上人來吾聞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  
陀龍無耳而聽菟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  
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此自根塵中來誰復

在根塵外若言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爲受者若  
言在外我旣無內云誰爲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  
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  
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人生十二時要須常  
體當此一段事無令冷地有人看見

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有女色早從劉  
海蟾道自言得長生之術故末年康強精明視聽  
不少衰六十後卽兼窮佛理然多從經論講師以  
分別名相爲主意將以儒釋道通爲一其自著書

號法藏碎金累數萬言反覆不出此義書成繼作  
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余不及見而  
道院集亦但申前意而歸要爾妙湛師嘗爲吾云  
江民表嘗惜此公不一見正明眼每有遺恨然論  
其忠實和厚無一點世間情爲處則第一等人也  
其子孫數世愈盛天固有以報之法藏碎金自記  
其所得處云耳嘗聞天樂和雅之音有不可勝言  
者自見其形每每在前旣久而加小類數寸不違  
眉睫之間此恐是海蟾所得佛氏則無是事此諸  
人之所疑也乃知脫黏除網大是難事如此公果  
有未至則他人可不勉乎

韓魏公不甚信佛理蓋平生所厚善而信者歐陽永  
叔勢不得不然每爲人言自少至老終始所踐履  
惟在一部論語中未嘗須臾敢離文若云公晚鎮  
北門已六十餘矣玉汝爲都轉運使公時多病不  
甚視政事數謁告家居玉汝每携文若問候至則  
直造卧内几案間不見他物惟一唾壺與論語爾  
乃信傳者不謬人果欲修身於論語未論盡得但

能行其數十言隨人品高下大小無有不爲善人  
君子者况略見其所不可得聞者乎吾嘗爲論語  
釋言未嘗必訟襲徒爲世俗傳注真欲有不愧所聞  
者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  
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更須要講解舉足動步無  
所非當用意常須痛自鞭策爾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毗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  
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既得官歸卽  
不仕終身元祐初嘗起爲穎州教授力辭不就余

家與之有連故余未冠得拜之稍長益相親亦不  
以不肖視余清通遠略不爲崖異與前此號隱居  
曄然自夸於俗者不類士大夫旣以相與推高日  
欵其門隨上下接之無不滿其意賀鑄最有口才  
好雌黃人物於子厚亦無間言每折節事之常稱  
曰通隱先生余嘗叩其棄官之說子厚笑曰吾豈不  
欲仕者初但以二親年俱高止吾一子不忍去左  
右旣親沒則吾將老矣欲仕復何爲因循至是爾  
其言大抵若此家藏書數萬卷善琴棋日惟玩此

三物不甚飲酒余得與周旋涉世以來粗免大過  
聞於野為多大觀初野已死州里上其行余適在  
翰林蔡魯公亦素知其為人遂得賜號官其一子  
今其子亦死諸孫未有聞者西北士不甚知其人  
今能言之者絕少魏野以有閑而名益彰惜乎子  
厚之無閑也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  
為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  
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守其  
毋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寧初  
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  
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顯世號顯  
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  
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顯視  
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鑰甚嚴問之左右曰公  
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  
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顯即告之  
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矣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

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太虐戲乎卽不問自是豁然  
遂有得顯曰此非我能爲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  
偈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年於道亦  
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  
偶然哉妙湛師爲余言親得於其師小本小本得  
其師大本者云爾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恠者每夜寐過分  
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胷中旣無纖物頗覺心  
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時聞鼠嚙唧唧有

聲亦是一樂事堂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嚙語  
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  
爲得而余不得與也常在潁州時初自翰林免官  
先君爲倅歸養居後圃三間小室旁無與鄰左右  
惟一黥意况已如此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  
窻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汝南荒雞初  
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  
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了無異  
者余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類不

過如是但能保此一知爾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  
河性有味其言也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常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  
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不老自本朝以來與  
權更出没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  
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  
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  
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北海暮  
蒼梧袖有青蛇瞻氣麓二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

過洞庭湖其二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  
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  
寺有一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  
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  
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  
初由劍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  
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  
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  
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



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慧遠法師白蓮社在廬山東林會者佛馱耶舍佛陀  
跋陀罷竺道生慧持慧獻曇恒道暉遺敬曇詵皆  
浮屠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宋炳張野張銓皆居  
士合十八人初晉太元中爲佛者道安居太山遠  
從之學安以爲高弟遣行其教東南至廬山樂之  
因留不去寺舊不甚廣元豐間老南之徒常總主  
寺事總人物雄邁爲其徒之傑始作創大鼎新之  
雄麗莊嚴遂爲江湖間第一而白蓮社者其遺迹

尚在余少屢欲往游訖無因今老矣勢必不能至  
得李伯時所爲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或得僧  
俗間勝士十許輩不如必遠之數追其故事於山  
間山有二泉東泉爲尤勝潄其下流依山傍崖爲  
澗爲池亦多蓮然三十餘年訖無甚如余意者每  
徘徊澗壑想見遠時輒慨然如見其人遠社爲浮  
屠者吾不能知而劉遺民周續之雷次宗皆見宋  
書隱逸傳風調清遠方知晉宋間風俗之衰方外  
超出絕俗之士尚不乏如此豈今而無之乎第余

無以致之爾頃蒙恩賜寺號積善教忠守其丘墓  
自闢還規摹作屋八十楹去余居無一里四山環  
集兩澗遶其旁今漸成其三之一尚意有道生輩  
肯從之終以成余志也

余少好截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塘兵亂盡亡之後  
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  
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鬻  
銅酒器其首爲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  
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念壽余欣然

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  
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童子操杖以從殆以  
爲觀爾未必真須此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每陟  
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兒子甥姪輩環於側輒倚  
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卽爲引滿常亦自笑其癡頃  
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  
遂爲正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  
公九府錢乞一金吾得無似之耶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余雖

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  
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  
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  
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  
間人率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  
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傳記子  
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土石因其  
一閉一開今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  
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遇伐薪芻人問徑始能歸

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  
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鎮江  
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游三日按  
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不至  
大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  
洞最知名纔爲裂石澗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  
可入金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嘗  
得人百餘步其言甚夸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藉  
退之未嘗過江有詩云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

龍左耳來意當有謂不止爲洞言也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與作事業雖起居語嘿之間亦不能自己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之西庵或之定林或中道捨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嚙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卽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糶入其產室有頃公

生故小字糶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嘗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唐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爲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於智者當爾吾素頑

情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  
之所且携數僕夫荷鍤持畚乎夷澗谷搜剔巖竇  
雖風雨不避旁觀皆以爲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  
其役於物耶新居將成頗亦有警夫仁智性之成  
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  
不至於弊因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智  
而廳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  
爲子孫者也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  
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感何  
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  
與車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  
家之子矣然以與監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因  
之以至於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  
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  
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  
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試下第歸道靈壁縣世  
以爲出奇石余時病卧舟中行橐蕭然聞茶肆多

有求售公私未乏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得七百錢假之同舍而足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民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此行壑剝剔巖洞與藏於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頗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兒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孔子以治詩書禮樂春秋六經而一君無所鈞用老子謂六經先王之陳迹非其所以迹而教之以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雌應於下所風化孔子居三月不出得其爲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蓋以類覺之也自以爲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而老子可以化正今之所謂禪者但言之不同爾世語吾儒之言易則達語佛氏之言禪則眩殆其不自了而惑於名故爲佛

氏者亦不以其情告之而待其自悟使人人知孔子之得於老子而老子肯之世豈復更有禪哉吾嘗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氏之言禪是也夫世固有不可言而終不可免於言吾儒不得已則命之曰易以其運轉無窮而不可執也佛氏不得已而命之曰禪以其不傳而可以更相與也達其不可執而眩其更相與者禪與易豈二道哉但不知二氏初何以不相爲謀而表裏如此惟其道之一爾此段老子先之以性不可易命不可變者此性命之真不可言傳而語之者也繼之以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者此其爲不可執而可以更相與者也孔子許顏淵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而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蓋古之論道者必以三月爲節天道一變也言之同有至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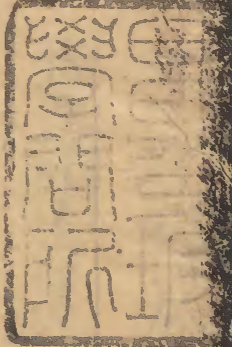
蒙齋筆談下卷

終

蒙齋筆談

卷下

十五



古之論蓍者必以三月為禮天數一變也言之同  
數二而蓍千亦曰凡千不出三月而數具者千蓋  
而可以更昧與者也凡千指數曰其以三月不  
也繼之以劫不可立也不可變者其為不可辨  
是命不可變者此卦命之真不可言與而語之者

石林燕語卷第一

宋吳葉夢得著

子棟程模編

明會稽商濬校

鈕承芳全校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筴  
筴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筴自小  
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  
為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筴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  
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馨欬如  
有聞蓋記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偽諸國皆無甚難之意將伐  
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下臨汴水曰吾  
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賜之召  
李煜入朝復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畧與昶等嘗親  
幸視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道蕙民河  
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覲即以賜俶二居壯  
麗制度畧侔宮室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間矣煜  
居後爲尚書都省俶居至錢思公惟演亦歸有司  
以爲冀公宮錫慶院今太學其故地也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爲省  
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遂改詔爲制  
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  
謂待詔金馬門者也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爲  
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  
宗遷洛復廢以爲宣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  
號大寧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  
始爲之

太祖建隆初以大內制度艸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

皇城東北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  
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  
輒差故垂拱福寧柔義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  
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  
爾宮成太祖坐福寧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  
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  
之矣群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脩率不敢易其  
故處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爲開寶皇后移居東宮而不  
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慶後中  
書門下請爲皇太后建宮立名于是詔築宮曰萬  
安明肅太后既臨朝不築宮止名所居殿曰會慶  
明肅上仙遺詔進太后宮名爲皇太后乃名所居  
爲保慶號保慶太后治平慈聖宮曰慈壽元祐  
宣仁宮曰崇慶建中欽聖宮曰慈德皆遵用萬安  
故事也崇寧初元符太后宮稱崇恩蓋進十  
禮加于開寶云

崇政殿即舊講武殿惟國忌前一日及軍頭司引見

呈試武藝人吏部引改官人卽常朝退少頃以衫  
帽再坐忌前則服澹黃衫皂帶自延和殿出降階  
由庭中步至不乘輦遇雨然後行西廊皆祖宗之  
舊也從官獨二史入入侍舊制不甚大崇寧初始  
徙向後數十步因增舊制發舊基正中得玉斧大  
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兩旁碾波濤戲龍文如屈髻  
制作極工妙余爲左史時每見之蓋古殿其下必  
有寶器爲之鎮今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所持玉斧  
是也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謂之謬  
門而無勝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謬門曲榭者也薛  
綜注謬曲屈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謬字或作移  
以爲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牆而北轉東面  
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牆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  
皆有自也

啟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旣建爲寺以  
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  
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

二岡隱起爲是復卽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  
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其間而難于遣太宗  
因以殿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  
太祖殿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  
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  
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爲水嬉  
宜春院本秦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爲宮園  
倉遂遷于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

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  
巳車駕臨幸畢卽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  
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爲鬼  
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  
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爲故事宜  
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租  
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嬪人不跪趙  
不能對詢徧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

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嬪人亦跪也則天時  
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  
所載為證趙大賞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  
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即服袞  
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嬪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  
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  
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啟者則亦無及  
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

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至元豐中慶壽太皇  
太后上仙章子厚為謚議請于朝詔以太后功德  
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  
是宣仁聖烈與欽聖憲肅皆四字云

熙寧末年早詔議改元執政初擬大成神宗曰不可  
成字于文一人負戈繼又擬豐亨復曰不可亨字  
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豐

范魯公質王祁公溥皆周朝舊相太祖受禪時質年  
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質罷八年薨溥二



十年薨雍容禪代之際疑間不生雖二人各有賢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質性本褊急好面折人過然以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饋獻皆不納太宗嘗論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爲稱溥寬厚喜薦導後進罷相時其父尚無恙猶常執子弟之禮不廢貽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張伯玉皇祐間爲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爲卿治裝翼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爲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

明肅太后上徽號初欲御天聖殿即今大慶也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爲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爲非是旣

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  
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  
歲冊禮止御崇政殿

韓魏公爲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嘗爲近侍姦人所  
間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廉帷御封至魏公持之  
久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驚懇曰有事當別  
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  
歸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  
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  
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事  
遠有斷

大遼國信書式前稱月日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遼  
國徽號皇帝闕下入辭次具使副全銜稱今差某  
官充某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奉書陳  
賀不宣謹白其辭率不過八句回書其前式同後  
具所來使銜稱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不具副使銜辭亦不過八句元祐間宣仁太后臨  
朝別遣太后使副以皇帝書達意式皆如前但云

今差某官克太皇太后某使爾賀書亦如之

元祐番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群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非涼豈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是歲進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壽春朝近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卽時二史書謙德只使群官進姓名

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

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闡蘇洵掌其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脩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抵牾後亦廢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聽  
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爲制度無所  
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菑公  
爲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于是請平章事以上立  
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  
潞公爲平章事首請立廟于洛終無所考據不敢  
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猶  
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爲兩翼嘉祐初遂倣爲  
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  
家牒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  
左別爲外門置庖厨于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  
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爲主唐周元  
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至爲四時祭之節  
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  
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  
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虛設乃知古  
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父沒稱皇考于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

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蔡義初請謚爲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治平中議濮安懿王稱號學士王禹玉中丞呂獻可諫官范景仁司馬君實等皆謂宜稱皇伯此固顯然不可歐陽永叔爲參政尤詆之五代史書追尊皇伯宗儒爲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說然遂欲稱考則不免有兩統二父之嫌故議者紛然久不決慈聖光獻太后內出手詔令稱親當時言亦力爭而止以諸侯入繼古未有也自漢宣帝以來始見之魏相以爲宜稱皇考此固亡乎禮之禮而哀帝稱定陶王爲恭皇安帝稱清河王爲孝德皇則甚矣禮以王以皇以顯冠考猶是尊稱若舉謚而加皇乃帝號旣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禮之所

禁也會子固嘗著議以爲父沒之通稱施于爲人  
後之義爲無嫌此蓋附永叔之意當時群議既不  
決故仍舊但稱漢安懿王蓋難之也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  
億萬以上出入畧相當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  
平加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加一  
千萬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豐中曾子固嘗請  
欲推考所從來悉爲裁損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  
郊之費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類推

之歲入以億萬爲率歲但省十之一則三十年當  
有九億萬遂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  
論其大約未必盡然要之言節用似當畧倣此可  
以得實效愈于毛舉目前瑣碎徒爲裁減之名而  
訖不能行也

仁宗慶曆初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條數喻  
近臣以爲有補其後久廢元祐間蘇子容爲承旨  
在經筵復請如故事史官學士採新舊唐書諸帝  
所行及群臣獻納日進數事因詔講讀官遇不講

日各進漢唐故實三事子容仍於逐事後畧論得失大旨當時遂以爲例

漢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勅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是以漢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稱皇考時未能難之者惟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之云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捨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爲皆不識文理若宣帝

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則無嫌故可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光武起布衣雖名中興與創業同使自立七廟猶不爲過况但止稱皇考今上爲仁宗子而稱漢王爲皇考則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無以奪之謂稱皇伯不然君實雖辯之力然無據依亦終不能奪文忠也

故事宰相食邑滿萬戶始開國賈文元罷相知北京未滿萬戶以出師佐平具州功特封安國公其後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爲祥源觀使留京師請還節

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寵之觀文有大學士自  
文元始蘇子容挽辭所謂大邦開國賞元勳秘殿  
升班寵舊臣是也

故事臺官皆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互舉其資  
任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  
人未歷通判非特旨不薦仍為裏行此唐馬周故  
事也議者頗病太拘難以應格熙寧初司馬君實  
為中司已請稍變舊制及呂晦叔繼為中司遂薦  
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驟用李

資深以秀州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  
史裏行命下宋次道當制封還詞頭已而次命李  
才元蘇子容皆不奉詔蓋謂旋除中允而命猶自  
選人而除也三人皆謫卒用資深近歲有差遣合  
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資深始也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  
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  
熙寧初呂申公王荆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  
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

當賜坐因復請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  
持剛乃景純胡宇夫為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  
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為講讀  
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  
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  
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  
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  
興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講學士以工部尚書知曹州仍舊職  
翰林侍講學士外除自昺始張文節公知白求罷  
參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  
軍翰林侍讀學士外除自知白始昺班翰林學士  
上從其官也

石林燕語卷第一終

上資其官也

軍簿林封請學士代劍目映白故長班簿林學士  
衆映廷事以既時封浪京簿林封請學士映天  
簿林封請學士代劍自景故張文肅公映白朱

石林燕語卷第二

周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  
五等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爾古者以六卿  
兼三公通謂之卿唐制宰相對正衙皆立而不奏  
事開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蓋以其論事難  
于久立本朝范魯公為相當禪代之際務從謙畏  
始請皆立則今經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師尊  
之亦以講讀難久立故也大祖開寶中召王昭素  
講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召學官李覺講皆

賜坐此出一時特恩非講官例也應天府藝祖肇  
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爲南京詔卽衙城爲大內  
正殿以歸德爲名當時雖降圖營建而實未常行  
天禧中王沂公爲守始請減省舊制別爲圖以進  
亦但報聞其後夏文莊韓忠獻張文定相繼爲守  
有請僅能脩祥輝崇禮二門而已元豐間蘇子容  
自南京被召還朝復以爲言但請以沂公奏先脩  
歸德一殿約爲屋百間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  
以東東封回嘗駐蹕肆赦觀醵賜名重熙頒

慶樓猶是雙門未嘗改作內中惟有御製詩碑亭  
二余爲守時已將傾頽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豐官制行王禹玉爲左僕射蔡持正爲右僕射新  
省成卽都堂禮工郎中員外郎迎于門外僕射拜  
廳訖升廳各判祥瑞案三道學士兩省官賀于廳  
上中丞尚書以下百官班于庭下東西向僕射降  
階就褥位直省官贊揖臺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  
辭賀復位直省吏贊拜僕射荅拜退卽尚書省燕  
侍郎給舍以上及中丞學士皆與時有司定儀制



以聞禹玉等拜辭

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後為相者初正謝即辭例從之故惟此一舉而已

元豐官制行吳雍以左司郎中出為河北都轉運使是時神宗方經營北虜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龍圖閣都司除職自此始其後文及甫自吏部員外郎出知陝府潞公在洛便養為請欲以示優禮亦除直龍圖閣郎官除職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事郎中出入皆未有得除職者至元祐間范

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轉運使范純粹自右司郎中除京東轉運皆除直龍圖閣用吳雍例也

元豐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猶未就僕丞并六曹寓治於舊三司司農寺尚書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遷入新省榜曰文昌府前為都省令廳在中僕射廳分左右凡為屋一千五百八十間有奇六曹列于後東西向為屋四百二十間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間有奇合三千一百間有奇時首拜王禹主蔡持正為相至元祐紹聖間二人皆貶其後追

不材燕語  
卷之三  
治元祐黨人呂申公馬溫公呂汲公范忠宣劉  
莘老皆貶免者惟蘇公一人而已故言陰陽者皆  
謂凡居室以後爲重今僕射廳不當在六曹前使  
言于是都官員外郎蒙安國自言得唐都省圖六  
曹在前持獻請遷遂遷舊七寺監移建如唐制既  
卽其地步欲速成將作少監李誠總其事殺其間  
數工亦滅裂余爲祠曹卽尚及居之議者惜其壯  
麗不逮前也

契丹旣脩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于仁宗爲伯  
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虜皆遣使致書太后  
本朝亦遣使報之猶娣嬪通書于伯母無嫌也至  
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臨朝則仁宗之  
弟嬪也與隆緒時異衆議每遣使但致書洪基使  
專達禮意其報亦如之最爲得體元祐初宣仁臨  
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鄭氏以逮爲及識當是有知之稱舊法祖父母  
私忌不爲假元豐編勅脩假寔令於父母私忌假

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尚存云爾然不當言逮事蓋誤用禮之文也原爲此法者謂生而祖父母死則爲不假存則爲假所以別于父母也若謂逮事爲及見之辭則禮云不逮父母者今遺腹子固有不及見父者矣而母則安有不及見者乎法初行安厚卿爲樞密適祖母忌祖母沒時厚卿纔二歲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遷就其說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爲天時一變爲有識欲以三月爲限斷過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卽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上閣卽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于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群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爲周

不刊集評 卷之三 五  
之外朝而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于司徒府則爲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爲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睿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浴室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群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閣宰相押之由閣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閣紫宸殿言閣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惟以隻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仗敬宗始復脩之因以朔望陳仗紫宸以爲盛禮亦爲之入閣誤矣

唐正衙日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群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

朔望入閣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群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復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閣訖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詩言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于秦時然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魯有靈光殿而司馬仲達稱曹操續稱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爲殿無吻不爲殿矣

本朝未定六參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亢聲唱前殿

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卽復出押百官虛拜於  
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  
百官以序自拜於陛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  
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其  
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故  
司馬君實代樂道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  
則免遂以爲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配隸者  
道路轉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  
古置園土取當流者治罪記髡首錯足晝夜居作  
夜則置之園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  
不原旣釋仍送本鄉機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  
自如崇寧中蔡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爲善也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  
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  
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爲  
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  
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卽位亦特換授是歲

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共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閑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于公府豈敢取必于僉諧

國朝講讀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呂文仲爲侍讀繼而加翰林侍讀官直於御書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楊文莊公徽之爲樞密直學士以老求罷徽之嘗爲東宮官乃特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嶠三人又以邢昺爲翰林侍講學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學士祿賜竝與之同設直廬于秘閣侍讀更置侍講學士

講讀官自楊文莊等後馮元魯宋道皆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高若訥以天章閣侍制兼侍讀皆不加翰林及學士之名讀官初無定職但從講官入

侍而已宋宣獻夏文莊爲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仍參釋義理後遂爲定制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常爲之太宗平蜀王著蜀人善書爲趙州隆平縣主簿或薦其能書召爲衛尉寺丞史館祇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爲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自著後不復除人著後官亦不顯有翰林學士王著者自別一人非此人也王君玉琪爲館閣校勘晏元憲以前執政留守南京辟爲簽書留守判官公事詔特

令帶舊職從之館職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卽禹玉之辭也

唐制門下省有弘文館中書省有集賢殿書院皆以藏圖書弘文館卽脩文館也武德初置設生徒使習書選京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上爲直學



士及使他官領直館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官  
務中宗景龍中置大學士至開元初乾元殿寫四  
部書置乾元院後改麗正脩書院又改集賢直學  
士等官畧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  
士遂為故事

梁遷都汴正明中始于右長慶門東北設屋十餘間  
謂之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初極卑隘太宗大  
年興國中更命于左昇龍門裏舊車輅院地改作  
集賢書于東廡昭文書于西廡史館書于南廡

賜名崇文院猶未有秘書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館  
書萬餘卷別為秘閣命李至兼秘書監宋泌兼直  
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始合為一故謂之館  
閣然皆但有書庫而已元豐官制行遂改為秘書  
省

唐正觀初始置史館于門下省以他官兼領秩卑者  
以為直館宰相監脩撰開元中李林甫為監脩國  
史始遷于中書省後置史館脩撰迄五代遂為故  
事

本朝乾德初首以趙韓王監脩國史脩撰之外復有  
編脩校勘書校勘編脩隨時創制不一舊但以  
書庫吏抄錄報狀論次其後遂命進奏院及諸司  
凡詔令等皆關送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  
記以授史官淳化中張秘請別置起居院爲左右  
史之職以梁周翰李宗諤爲之凡長春崇德殿宣  
諭陳列事中書以時政記記之樞密院則本院記  
之其餘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記錄  
月終送文館而起居即舍人分直崇政殿別記言

動爲起居注元豐官制行左右史所書如舊各爲  
廳于兩後省史館歸之著作局國史院有故則置  
假左散騎常侍廳爲之而後始以宰相監脩

梁改樞密院爲崇政殿因置直崇政院唐莊宗復舊  
名遂改爲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安重誨爲樞  
密使明宗旣不知書而重誨又武人故孔循如議  
置端明殿學士一人專備顧問以馮道趙鳳爲之  
班翰林學士上蓋樞密院職事官也

本朝樞密院官旣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

使廳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  
 制行乃與學士皆與職名為直學士之冠不隸樞  
 密院升殿侍立為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  
 補外除龍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  
 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元昊請和歐公具當時議論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  
 和則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羗夷險詐  
 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  
 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

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三說皆力破之以為不和  
 害少和則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  
 人其類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謂數年以來  
 廟堂勞於幹運也邊鄙勞於戎事苟欲避此勤勞  
 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也無識之  
 人欲急和調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  
 未發也姦邪之人欲急和調寬陛下以太平無事  
 而望聖心怠于庶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也  
 疲兵懦將欲急和調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

懼賊來嘗敗也陝西之民欲急和謂其困于調發  
誅求也五者惟陝西之民可因宣撫使告以朝廷  
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其餘可一切不聽使  
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  
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  
二十八人幾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一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  
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二等後  
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  
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  
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  
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

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郭熙畫樹  
石外尚書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待詔書周官  
蘇子容時爲吏部侍郎謝幸省進官表云三朝漢  
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

元豐間三佛齊注輦國入貢請以所貢金蓮花真珠

龍腦依其國中法親撒于御坐謂之撒殿詔特許  
之御延和殿引見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  
輦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三佛齊南蠻  
別種與占城國爲鄰

國朝三公官未始兼備惟元豐末文潞公守太尉雍  
王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徒皆同一時  
其後宣和間蔡魯公爲太師王將明爲太傅鄭達  
夫爲太保方相繼兩見

元豐三年高麗入貢有日本國車一乘正使柳洪副  
使朴寅亮先致意館伴宿 諸侯不貢車服誠知

非禮但本國欲中朝畧見日本工拙爾詔特許進  
內香藥庫在諺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製七言  
二韻詩一首爲庫額曰每歲沈檀來遠裔累朝珠  
玉寶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克物尤宜史筆書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閣賜對官班  
退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  
詩云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  
以來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

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太  
和中始罷之

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徽立嘗誦華嚴經願生  
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  
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  
師者問之略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  
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  
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洩  
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中宵漏滴殘會神宗

遣海商喻言使來朝遂復請脩故事余館伴時見  
初朝張誠一館伴語錄所載云爾

石林燕語卷第二終

皇朝詩話

卷之三

三

係博雅精一論判語疑汎簿云爾

戲承新命之來博雅精一論判語疑汎簿云爾

